



邓云乡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邓云乡集】

云乡琐记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乡琐记/邓云乡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 11

(邓云乡集)

ISBN 7-5434-5453-X

I. 云... II. 邓...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
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2734 号

——邓云乡集——

云乡琐记

作 者: 邓云乡

策 划: 张国岚

特约编辑: 王湜华

责任编辑: 王亚民 孟保青

封面设计: 张志伟 李关栋

出 版 者: 河北教育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050061

排 版: 保定万方数据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5.25

字 数: 368 千字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453-X/K·260

定 价: 25.2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徐春芳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0311-8641271,8641274

邮购地址:050061,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目 录

小北京初到大上海	(1)
大儒巷潘家	(10)
旧梦姑苏四十年	(16)
石头城旧梦	(24)
春雨的情思	(28)
江南春节今昔	(31)
拜年，拜年	(34)
吴越山水人物	(37)
南京东路感旧	(41)
长兴岛风俗画	(45)
小白楼思绪	(50)
吾家祖屋	(52)
吾家春酒	(83)
山村·“三国”·童年	(87)
我家的鸡	(92)
昙花之缘	(96)
秋忆	(100)

悼亡诗自话	(104)
今年元夜时	(108)
狮城杂忆	(110)
香岛纪“行”	(126)
虫中丑类与书	(128)
微虫四记	(137)
海上京腔	(141)
黄叶谭风	(144)
春雨·青灯	(146)
九月秋思	(149)
“八股”回响	(152)
日译出友谊	(156)
我的“水流云在”	(159)
水流云在书室铭	(161)
北京胡同	(164)
纸上“四合院·石库门·大世界”	(170)
寓楼遐想	(183)
南北四合房	(187)
女词家及其故居	(191)
附录：我与我家的大四合院（叶嘉莹）	(195)
南长街一住宅	(199)
报子街路南	(204)
历史的李香兰	(208)
京味《皇城根儿》	(212)
百年东长安街	(216)
王府井今古	(220)

“茶馆”思绪	(252)
巡捕厅邓宅	(254)
“老照片”考	(259)
老城门	(262)
“大红灯笼”和“乔家大院”	(266)
五台山佛缘	(272)
内长城内外	(277)
云中古郡	(281)
山行偶忆	(284)
西湖美在哪里?	(287)
里西湖赏荷	(290)
杭州上城访旧	(293)
今日曲园	(298)
明日曲园	(302)
曲园修复小记	(305)
拙政园	(308)
历史·文化·园林	(311)
——谈苏州筹建园林艺术博物馆	
苏州刺绣研究所与徐绍青兄	(314)
玄武湖泛舟	(319)
南京的马车	(321)
山水奇遇	(323)
龙华古塔	(326)
嘉兴半日	(328)
潜园怀古	(333)
绍兴台门	(339)

4 云乡琐记

曲园老人到上海	(345)
中国公学名人	(347)
知堂老人旧事	(349)
知堂老人座上	(360)
老人诗缘	(367)
杂忆刚主先生	(371)
书斋思旧	(375)

——纪念谢国桢先生

老成凋谢之思	(379)
忆沈从文老师	(395)
关于林语堂	(399)
忆废名先生	(403)
思念谭公其襄	(405)
谭公序我“古城……”	(411)
沙湾郭老故居	(415)
我的朋友	(418)
包身工	(422)
清华老学生	(424)
经师人师	(427)

——怀王遽常先生

忆辅仁 怀守俨	(430)
爱听白头吟诵声	(434)
梅兰芳戏单	(436)
津沽师情	(439)
关于高阳	(441)
我的朋友周颖南	(444)
英国汉学家霍克思教授	(449)

书的友谊	(452)
听小提琴演奏	(456)
我与北京福建人	(458)

小北京初到大上海

上海有首儿歌：“乡下人，进上海，上海闲话讲勿来……”我虽然自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第一次到上海已三十八年，在上海住了也实足已有三十五年，但每听到这首儿歌，也还感到似乎说自己一样，心中不免有些触动，不但感到“上海闲话讲勿来”，也多少有些感到“上海人作不来”，迄今仍免不了有些客居他乡之感也。小时候出生在北国山乡，后来在北京居住了近二十年，在感情上却一直感到那里是故乡，而上海是他乡。三十五年居然比不了近二十年，这也很奇怪，自己也说不清原因，或者这也像男女爱情，初恋总是令人思念的。

《上海滩》编者约我写稿，我满可以凭三十五年“市龄”（这是我自创的词）的老上海市民资格瞎吹一通，上海滩当年如何如何，可是细想想，总吹不起来。没有办法，忽然想起“乡下人，进上海”这首儿歌，便想起这个《小北京初到大上海》的题目，况且我实际是乡下人，也要符合我这个“阿乡”本色，因迄今有时仍不免于“呆头呆脑”也。

我第一次到上海，是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五时左右。距今已近三十八年矣。算来比秦始皇的“江山”还要长。不要说今天的小青年，即使是四十岁以下的中年人，纵使当年出生在上海，也不会记得三十七八年前上海的样子。而我这个北京

人，对当时的上海，所见所闻，却历历如在目前。

北火车站吃粥

在来上海之前，甚至可以说是从小学、中学时期，对上海滩已具备了不少杂七杂八的知识。因此我虽然第一次到上海，从下火车第一步起，就没有什么生疏之感。只是心中却存在着高度的警惕性。

我提着一个箱子，随同大家走出北站，没有在广场上叫车，怕的是敲竹杠。从天目路出口出来，迎面是马路对面三大块广告牌，当时已到吃晚饭的时候，在广告牌边上有一家低矮的粥店，边上还有馄饨店等我没注意，只是这粥店正中我的下怀：一因我爱吃粥，二因北京没有上海式的粥店。于是昂然而入，坐在一个空台子边。一问三百元（折现在三分）一大碗，松花蛋八百元一枚，热呼呼地吃了两大碗粥，一只松花蛋、一碟腐乳（北京叫酱豆腐），一顿晚餐解决了，十分舒服。所用不足两千元（即现在二角，以下同此折算），我感到上海的确不错！

吃饱了，提着箱子出来，正好一辆空三轮过来，我说去江苏路某某局，他请我上车，我问多少钱，他说六千元，我一听略一迟疑，他已看出我心理的变化，爽快地说：

“放心吧，不会多要你的。”

我便上了车，心中还有些半信半疑，而当车踏着踏着，直到北京路成都路处，我才不再怀疑了，因为我感到已走了好多路了。这点路，如在北京，坐三轮已超过六千元了。我知道这位四十来岁登车的汉子并没有骗我，十分放心了——坐三轮车、坐敞篷马车，老实说，在观赏上比小汽车爽朗得多。我一放心，便细细左顾右盼地观赏起来，正走在北京西路这一段上，两旁的各式

各样洋房，给我一种特殊的新鲜感觉。一路行来，我感到上海的确大，怎么还不到呢？

复兴饭店为家

转了几个弯，到了现在延安西路江苏路口达华饭店大楼前，付了钱，进了大楼。当时已天黑了，机关早已下班，我把介绍信给门房间一看，他说到九楼招待所去住。但是下班了，电梯没有人开，要我自己走上去。其时我三十不到，还是小伙子，二话没说，健步登楼，当爬楼梯到八楼时，眼前豁然开朗，宽阔的大厅高墙上，画满了《圣经》的壁画，显然这还是解放前的旧物，没有动过。事后我才知道这原来是一家高级公寓，刚接收过来不久。待登上九楼，宽敞的大厅，三面有玻璃，一面进门处有值班人员办公室，厅内摆了许多单人床，雪白的床单，像战地医院一样，极为整洁。可是空荡荡地只有我一个人。值班人员告诉我随便哪张床都可以睡，边上不远就是盥洗室。盥洗室内一色进口货，白瓷砖墙壁，闪闪发光，也都整洁异常，比现在一般宾馆的盥洗间似乎干净得多。原因主要是清洁工负责，其次是使用的人极少，使我留下相当好的印象。

我凭窗外眺，夜色迷蒙，俯视万家灯火，屋顶像海涛一样高低起伏，夜色中茫茫望不到边。我因旅途劳顿，赶紧入睡。一觉香甜，度过了大上海的第一夜，似乎连梦也没有做，一睁眼，天已大亮了。连忙起来，还未梳洗，便凭窗远眺，在这九层楼的大玻璃窗前，东、南、北三面风光尽收眼底了。我睁大眼睛望着，数着突兀的高楼有多少栋，一二三……看得清楚的，比较清楚、不太清楚、十分迷蒙的，后来知道：看的最清楚的是衡山，其次锦江，国际已模糊，外滩诸厦则在烟雾中了。古都是没有这样的

景致的，我这个北京人，一夜之间，便置身于大上海的层楼、广厦的海洋中了——上海真大呀！

我当时是来上海报到，然后再到苏州去工作。身上还有八万多元，已打好算盘，先在上海玩两天，把钱花光再报到，再领钱去苏州。在此数日真空时间，乐得逍遥一下。我梳洗完毕，穿上我最好的时装——白衬衫、浅驼色拉毛羊毛衫、宝蓝花呢裤子，外加一件银灰卡叽布制服，小圆头黑皮鞋，在门房间问清去外滩的方向，如何乘车，便出发了。

从江苏路往北走，转角是几家低房子、小铺子，虽不显眼，但与北京铺子亦明显不同，就是北京大小铺子，没有前面敞着营业的，都有门窗，而上海这类铺子，都是排门板，下了排门板，柜台就临街了。我以悠闲观赏的心情，慢慢走过去。我这身便装，在当时北京机关中，算是比较摩登的了。但走到上海街上，却看到上海人的衣着大不相同。穿西服的很多，穿长衫的大有人在，虽然当时解放已四年多了，但街上行人衣着，同解放前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中、青年妇女，则一律是圆高领旗袍，有的浅驼色花呢旗袍，外罩一件男式羊毛衫当外衣，十分潇洒。不少人穿大方口麂皮绣花鞋，或平头浅帮皮鞋。当时很少有穿高跟鞋荡马路的。我一路欣赏上海人的衣着打扮，一面感到自己这件银灰卡叽制服太寒酸了。当时虽已当了近五年干部，而且来自北京，但对着花花世界的上海人，还不免心动。

我坐了一段电车，那时哈同花园还未拆除，展览馆还未盖，静安寺有轨电车，要绕北京路一段，再折石门路到南京西路，我坐了没几站就下了车，顺王家沙转变处往南走，在石门路进了威海卫路口路东一家中型馆子中（现在这家馆子还在，名四茹春）吃了我到上海后的第二顿正餐。走进饭馆，先看客菜牌子：三千五百、四千（即现在三角五、四角）两种，每种价格，都有二三

十种菜，炒肉丝、炒猪肝、烧甩水、炒虾腰、炒三冬、宫爆肉丁、滑溜里脊之类，应有尽有。我当时喜欢吃点清淡的，点了一客炒三冬，客人不多，红漆方桌，擦的十分干净。比现在一些发黑的台布、油腻的玻璃板，真不可同日而语了。如果没见过当年饭店的干净情况，还真怀疑今天上海各饭店中的肮脏是先天带来的呢。中午一顿很乐胃的中饭，只用了四千六百元。

下午一顿，则是在淮海路复兴饭店吃的。这是旧上海法租界名店。外文名字是“Renaissance”，取义于“文艺复兴”。一万元一客公司菜，一份红菜汤、一份荷兰牛肉，面包、黄油、咖啡。门口竖着一块牌子，由名厨邱锦昌（记忆或有误）烹制法式名菜，每天换一品。不过公司菜可能不是名厨烧的，但荷兰牛肉，配生菜、马铃薯片、甜萝卜片，满满一餐盆，又嫩又烂，味道醇厚。我南来之前，在北京部中兼管交际，招待苏联专家，经常用国际俱乐部西餐，来到上海，第一次在复兴饭店吃公司菜，就感到其口味毫不亚于北京国际俱乐部，说明当时复兴的烹饪水平，的确是第一流的。这家店后来我常去，有两个寒假我在上海，每天上午十时多去，中午饭、下午茶、晚饭、晚上茶，都在这里。这里有很考究的西式火炉，很温暖。我从北京来，不习惯冬天房中没有火，因而喜欢这里。寒假在上海玩。只是晚间在亲戚家住，白天便以复兴当家了。上午十时半过后进去，店堂里没有人，随便找个火车间坐下。几位老服务员当时都是三四十岁左右，也都认识我了。到时候一份公司菜，荷兰牛肉而外，或是葡国鸡、或是奶油烙鱼、或是烧牛尾等主菜。吃完中饭，一点开始，下午茶，一杯清茶，只一千元，即现在一角钱。而且电唱机放轻音乐，十分优美。下午客人极少。我一个人或看书、或写东西，安安静静度过一个很有洋味的下午。晚饭我照例还是公司菜。晚饭客人多了，外面大厅、里面方厅、后面小厅，均可坐

满，有不少请客的人，觥筹交错，十分热闹。当时尚未公私合营，私营企业工资大，二三百万很普遍，老板当然钱更多，而且都是知识阶层，所以客人很整齐，没有现在那种满嘴脏话的暴发户。自然我是客人中最穷的，当时我拿的是北京工资，月收入只八十几万。但每天只要两万二千元便可在此很舒服地生活一天。工薪所入足可应付裕如了。晚饭后，再是一杯茶，不再看书写东西，相约的几位上海知友从家中都来了。火车间座位四个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我把这里又当作我客中的会客室了。三十七八年过去了，现在上海之大，想找这样一个地方，已是渺不可追矣。这里我后来来上海工作时，还经常去，直到“自然灾害”之前还不错。老服务员都很热情，并不因为我是只吃公司菜的客人而冷淡我。

石库门房子听雨

来沪第二天，我去看望一位前辈。他在北京是尚书门第、长房长孙，宅子是带大花园的大院子，大客厅、中客厅……而客居上海的住处，只是两间一套、带厨房、卫生间的银行宿舍。看惯北京大宅门的里三进、外三进四合院，看这一套宿舍，似乎连他北京老宅子的门房都不如，真是感到太凄凉了。后来到两个知名人士的宅子，都是花园洋房，都有小花园，客厅等等，但感到气派仍无法和北京大宅门相比。北京是纯中国式的官派，上海是洋味的商城，在气氛上有明显差异。

在北京时，我由书上和朋友口中知道上海弄堂石库门房子。茅盾《子夜》中把石库门房子写的很生动，什么前客堂、前楼、厢房、单亭子间、双亭子间、灶披间、天井等等。我到上海的第三天，住在亲戚家，这是一座十分标准的石库门房子，他家住二

楼整个楼面，前楼窗外是天井，厢房开间大，又很深，中间板壁隔开，前后两个房间，也各有十二三平方公尺，前楼也有后房间，边上还有大卫生间。在楼梯转角处，是个双亭子间，另有人家。那天晚间我住在前楼中，正好下起秋雨来，檐前的雨淅淅沥沥滴在天井中，如果易于伤感的人，在客中听了，肯定是会失眠的。而我虽是到沪的第三夜，却毫无羁旅愁况，反而雅爱这种石库门房子前楼听雨的情趣，细品它与北京四合院房子中听雨的不同处，体会到另一种美的感受。想着想着，已经进入梦乡了。

寄售商行猎奇

三十八年前，由北京到上海来，最突出的感觉，就是马路上商店多，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商店，栉比鳞次，比北京不知繁华多少倍。当时老公司先施、永安都还开着。我也都进去看了看，可是不买东西，看了也不感兴趣。我最感兴趣的是参观寄售商行。现在这种铺子没有了，那时这种铺子真多。这不同于拍卖行，也不同于过去北京的古玩店、估衣铺、挂货铺。寄售商行是综合的，其中样样都有，由金刚钻戒指到旧皮鞋，都可寄售，自然最多的是旧衣服，毛的、呢绒的、旧表、旧金笔、照相机等等。当时上海不少有钱人家收入都锐减了，还有不少阔人的外家（太太以外的小家庭），阔人跑了，经济没有来源，靠卖东西过日子；有不少人走了，衣物、细软带不走，也都送进寄售店，总之货源极多，价钱便宜，销路也很好。北京人有逛小市的习惯，鲁迅先生在北京就爱逛小市，《鲁迅日记》中就常有记载。自然更多的是逛书铺、书摊。我久住北京，也有此习惯。但上海书摊、书铺没啥逛头，即在三十八年前也是如此。但大大小小寄售商行，五光十色，那比小市阔多了，因此逛起来也有味道多了。自然对各

种旧货多少要懂点行。比如粗细皮货的毛、皮成色，英制、美制、国产呢绒的差别，工艺品玉雕、牙雕、竹雕的粗细水平，中国景泰蓝成器的大体年代和日本七宝烧的差异。瓷器粉彩、釉下蓝、窑变各品高下差异，红木家具花梨、紫檀、核桃木的不同，螺钿工艺，大理石能否上谱，款式高下，甚至各种玉，各种宝石、钻石的成色等等，有了这样的知识，逛起寄售商行来才有乐趣，才会有所发现，以鉴定的乐趣惊异地注视那些价值很高，虽然买不起，也不想买的珍贵异物。我正好有这点水平，也正好能享受这点乐趣，因而一到上海，就大得逛寄售商行之乐。

过去上海的确有钱人，也的确有好东西。我平生所见最大最好的一粒钻石，是在重庆路口那家大寄售商店的玻璃柜台中见到的，当时这家商行首饰柜台寄售的钻戒，大大小小起码有数百枚，有一枚闪蓝光的独粒非洲钻，五点六克拉，宝光四射，特别显眼，很远就能看到。近前隔着玻璃细看，标价六千万（即现在六千元）。我童年在北京厂甸火神庙见到过外国人摆摊卖钻戒，最贵标价三万银元。相比寄售商店的合算多了。在这家商行，我见到过一对最好的鸡血馒头章，高近二寸，方约八分，顶部浑圆，呈馒头状，这是过去刻对联用章的石料。一对章上部三分之二是血，鲜红润亮，十分整齐，真是鸡血章的神品，标价只六十万元，即后来六十元。这对章后来不知谁买去了，现在如果还在，少说也值三四万元。在淮海路不大的一家寄售行，还看到过一条新海龙，全长首尾近五尺多，毛色油亮，大红黄缎托子簇新，我见过的珍贵皮货不少，像这样够上国宝的整只海龙统子还是第一次见到，标价四千万元，老实说并不算贵。举以上三个印象最深的例子，以见逛寄售商行丰富内容的一斑。二十年前，一位旧货店皮货柜台的店伙对我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一条淮海路的旧货，五十年也卖不光……”一可见财富之厚，二也可见

破坏之惨了。

三十八年过去了，回忆初到上海的情况，我离开北京时，只二十八足岁，不能叫“老北京”；在上海虽住了这些年，人也老了，但毕竟是客居，又不能叫“老上海”。上海话喜欢叫“小江北”、“小山东”、“小宁波”之类的称呼，因而这篇短文就题作《小北京初到大上海》吧！